



父亲请走好

蒋熊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生师长、各位亲戚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的母亲、弟弟及全家对于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向他作最后的道别，分担我们的悲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父亲住院的第二天，他让我带些纸笔给他，几天后我在他的床头柜中发现一篇刚刚开了头的回忆性的文稿，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盖棺论定一般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作出的历史评价的最基本的做法，因为人比较复杂，想的说的和做的、今天做的和明天做的都可以迥然不同，所以对其下定论只能是盖棺以后。我们这批人也到人间兜了一圈，现在年龄都已古稀，虽还没盖棺，但余下的时间已不多了，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也干不了什么坏事了，所以作为个人小结，谈谈人生感悟已是时候了”。

父亲在他76年的人生旅途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未能说完整，因为他仅仅对我口述了一个纲要，

但我作为他的儿子，想借此悼念他的时刻，谈谈我对父亲一生的感想吧。

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普通是因为历史学科在整个中学课程中不是主课，其次，我父亲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一辈子讲授一个学科、一辈子工作于一个学校，辛勤工作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学校和他的学生在为他做盖棺论定称“其为人师表，他具备了一个教育工作者应有的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对学生的表率作用。”

纵观父亲一生他最被人称道的是授课生动、形象、有趣活泼，精彩独到的板书、设计巧妙书写漂亮，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头发。几十年来不管风吹浪打、寒暑冷暖，蒋衍老师的头发永远是纹丝不动、乌黑发亮。

父亲认为，作为老师乃至作为个人应该树立良好的外表形象，他永远让自己以风度翩翩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对形象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富有信心的表现，一个人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我问过我的父亲，你这板书设计的最初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是为了在上课期间不擦黑板，不让粉笔灰尘沾污了衣服和头发。我不知道在场的老师和学生们是否知道这一点？但不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可回味一下其中的意味。真正的为人师表是高尚的个人思想情操与完美形象的统一。

蒋衍是位好人，这不是因为我对父亲盖棺定论时的溢美之词，这是每一个到医院来看望他的领导、师长、同事、学生和对他的一致评价。从4月18日到5月17日，我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整整一个月中来医院看望的人数达1000人次之多，从90多岁的退休的老教师到80后毕业的小学弟，对蒋衍老师称赞异口同声出奇的一致。

父亲在为自己盖棺定论是说，人说错话难免但不能说假话，要讲真话，要真心地对待校友、学生，尊重学生尽量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那天在医院的晚上他早已熄灯就寝，突然他睁眼要我替他打个电话给一个过去的学生，原因是这学生曾托父亲为他儿子找个女朋友，在父亲的帮助下，那对青年男女有了初步的接触，但进展如何，重病中的父亲仍然牵挂着，可他自己离生命的终点已在咫尺之间。

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这世上人间的真情，人间的冷暖，人们永远会珍惜，永远会以自己的方式回报他人之恩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近千人次来医院探望父亲的人群中，吴标元老先生给我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吴老先生已年逾九旬，双手拄着拐杖、双脚迈着蹒跚的步伐，颤颤巍巍从浦东三林桥来到医院，坐在父亲床傍、注视着父亲久久说不出话来，而父亲已虚弱得无法坐起，只能十分激动地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吴先生是硬汉！两位老人默默无言相对。几十年的真诚情意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两位古稀老人间在过往的岁月中是如何结下深情厚谊的，我现已无从得知。但这历经岁月沧桑、终身难忘的情谊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我父亲生了二个儿子，而都远涉重洋，飘泊海外，这对年迈的父母实属憾事，谁曾料到，从父亲住院的那天起有一群学生以轮流值班的方式来医院照料父亲。每天清晨送上鲜榨的果汁、可口而又富有营养的菜肴，每天换洗衣服、梳理头发、擦身洗脸，更有甚者每天早上五、六点到医院照料完父亲再去上班。甚至连我和母亲的饭菜都有专人送来，还有人每天都以他那诙谐幽默的话语来打消病人的顾虑、鼓励与病魔作斗争的勇气，他们不是子女却胜似子女。他们是74届7班和8班的学生，都已年过半百，都已为人父母。37年过去了，岁月变迁日积月累的师生之情浓似血。他们给重病中的父亲带来极大的欣慰，黄浦江水深千尺，不及学生送我情！父亲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学生待我这么好！。37年前父亲曾对他们说过，用不了五年或十年的时间你们就会把我忘了，但事实是，直至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整齐地站在父亲床边深深地一鞠躬，祝蒋老师一路走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无法解读这段师生情的奥秘，随着了解的增多，从学生们点点滴滴的回忆中。我方才明白，从当年下乡拉练起直至学生毕业、就业、婚恋、成家、育儿乃至他们儿女们就学、毕业、工作、成家，都有着父亲的一份辛劳。

一个人做一天好人很容易，做一个月、做一年的好人不是很难，但做56年的好人而不求功利，此举难，难于上青天！他是一位极其不普通的好人，他得到了极其不普通的爱戴和回报，他是一位极其不普通的中学老师，为此他死而无憾！

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倾注真诚的待人之情，伴随而来的就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列车已不可逆转之际，向来看他的人们以极其富于诗意的方式向人们告别，再见了，让我们相会在梦里！

这整整一个月在父亲身边的日日夜夜，我才发现我真正地了解了父亲，他的品格、他的为人！我也深深地感到遗憾，没有来得及在他老人家生前聆听他对我们更多的教诲，没有来得及给他更多的回报。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的心碎了！

父亲，敬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母亲，好好培养我们的后代。我们将相会在梦里，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安息吧！父亲，一路走好！

蒋衍老师二三事

陈怀志 74届

蒋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74届7班）。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位很典型的上海“挺括的老克拉”，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头梳得溜光滴滑。西装裤子始终烫得笔挺，上面的两把刀磨得交关锋利。一双“五香豆皮鞋”锃亮。上衣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派克”笔，很有派头。

有一次我偶尔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也翻得一支“派克”笔，就急忙拿去给蒋先生看。他拿起笔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郑重其事的说：“喔哟，依格这支是“派克”金笔嘛，我的是“派克”银笔，阿拉格笔正好是一对嘛！”

蒋先生不但钢笔字极棒，而且还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黑板板书。他告诉我们，在黑板上写字时要转动粉笔，这样字就不会越写越粗。（这一招居然成了我的座右铭了，我就运用我的小聪明，把这一方法用到了铅笔上了。以致于现在写字时，我也不停地转着铅笔。可见得蒋先生对我的影响之深）。我心里时常暗自高兴：这下可好了，我可以既抄笔记，又可以临摹蒋先生的书法了！我们同学间常常拿他和陈文高老师比，谁更“老克拉”，结果还是蒋先生赢！

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吴锐众同学跳高跳不过去（虽然竹竿放得并不高，可他有恐高症），蒋先生在一旁看得很着急，就说：“其他同学都跳过去了，怎么就你不行？看我的”！说着就上去做示范。可是他蹬着“五香豆”皮鞋，紧跑几步冲过去后，不但把竹竿踢掉了，而且还仰面摔了个四脚朝天！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蒋先生初接我们74届七班时，自我介绍说他在师大读书时曾是一个调皮的学生，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学校。好几次学校的大铁门关了，他不得不冒着衣服被钩坏，裤脚管被钩掉的险爬进去！他怕被巡逻的发现，常躲在厕所里抽烟……

蒋先生还介绍说他在大学时就被发现腿上有癌症。医生建议他锯腿保命，可他偏不信邪，说是宁愿死也要保个全尸！当时我也是个调皮的孩子，因为在家时常受到兄辈画画朋友们的熏陶，影响。

于是，一日在课堂上突发奇想，灵感涌上，居然控制不住，提起笔来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我脚踩着蒋先生的腿在一条板凳上，一手拿着木匠用的锯子，一手摠住蒋先生的腿，拼命地在锯他的腿！我在下面专心地作画，在得意之时，禁不住摇头晃脑，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待到蒋先生走到我面前时，竟全然不知！蒋先生轻轻地把画纸从我手中抽去，看后微微一笑，转身回到讲台继续讲课。当时我吓得差点瘫在椅子上。心想：这下完了，蒋先生肯定要到我家去找我妈妈了！这是我最怕的事了，因为我不想让妈妈白天在单位挨批斗，晚上回来还要为我操心。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事后蒋先生居然没上我家去，也没有找碴搯我，却是让我负责我们班的黑板报。以后又委我以班级“政宣委员”的大任！可见蒋先生的肚量真的大到能撑船！我也不知当时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想法要把他的腿锯掉，是为了帮蒋先生省医药费，还是要救蒋先生的命？！直到现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前几天忽然得到蒋先生因患胃癌，不幸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在我们身边又走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师长。蒋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却永远留在了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里。

忆蒋衍先生

陈汉邦 65届

蒋衍先生的背身书写堪称一绝。他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金人侵宋的历史，并不时用拳头向自己的肋部比划着，用拳头表示金人的主力大军，而把沿江的江阴等地比喻为自己的肋部，生动地用肢体语言向我们解说了金人的策略是痛击宋朝的软肋。这种生动的讲课技巧令我至今难忘。更绝的是蒋先生的背书。他在面对着我们生动授课的同时，还会用他的独门手法，背着身子，用粉笔在黑板上给我们写出一些警示语句。书写流利顺畅，书法飘逸，就像背后也长着眼睛似的。我自认即使在桌上用心写也写不出蒋先生那么漂亮的字。令我叹为观止。由对蒋先生的崇敬，我对历史课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前几年，孩子偶然打开上海电视台的教育频道，听着电视里的声音我觉得很熟悉，不由看了一眼。屏幕上是一只扭着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的大特写，写的是一连串的地名和年份，字迹颇为眼熟。我脑子里不禁浮现出中学历史课上的场景，不由得想道，不会是蒋先生吧！接着看下去，果然见到了蒋先生，仍然是那么滔滔不绝地在讲，仍然是背着身子书写，字写得仍然是那么漂亮，声音仍然是那么洪亮……，只是两鬓染上了些许银丝。蒋先生是在给电视中学上课。

诸葛奇74届

大家都很难过，想起在中学时，每当有同学打架，不管是哪届哪班的，只要蒋老师在场，他都是第一个冲上去去劝架的。经常不免也会吃到误拳。当然冲上去还有经常赵家搞老师 那时候他们还都只是30多岁。人品立现，师德立现。其他大家都说了。我补充一点，也寄托哀思。愿他一路走好。好人到天堂一生得庇护。

郭惠君 67届

蒋衍老师自搬迁到上师大公寓，他家和我的住处是一个街区的两个对角，他寓所西北向的窗户正对着我家东南向的窗户，当中隔着的是上师大一片宁静的校区，就这样我们成了近邻，我去拜访过他，他也来过我家小坐。每当夜幕降下，映衬着对面高楼忽闪着的灯光，我总会想，那里最明亮的一扇窗就是蒋衍老师的家，对面的整栋楼会显得那么亲切。蒋衍老师住院期间，我会凝视着这栋楼，那忽闪的灯光变得黯淡，我心中充满惶恐：蒋衍老师还能回家吗？今天我们最终还是送走了蒋衍老师。天黑了，我

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对面的灯光依然忽闪着，已了然没有了生气，那栋楼还是矗立在那里，却显得格外的冰冷。蒋衍老师悄悄地走了，轻轻地带走了天上一片云；他留给我们一个无比优雅的背影，他无穷的人格魅力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灵魂。

(陈苓)Lynn 85届

我是85文科班的。蒋先生教了一年历史。至今记得他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开玩笑说上海冬天的天气对晾衣服很不利。"又出去冰脱，拎进来洋脱，再叉出去再冰脱，再拎进来再洋脱。永远干勿脱"

那时候也没大没小说他头发上那么多蜡，虫都叮不住。他也不生气，跟着一起嘻嘻哈哈。

天堂洒满阳光，先生一路走好！